楚辭辯證

一二

○三本之内

漢書門 類
三七〇一號
九七函
四架
三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〇一號
三冊
三一二函
一一架

漢書
假特四十三
三七〇一號
全三

共三本

宣徳板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01
冊數	3 (2)
函號	別 43 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録

洪氏目録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吕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頴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

淺草文庫

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據鼂本而言但洪鼂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據更當博考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説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説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袠也賈傅之詞於西京爲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録以附焉若楊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然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識之當矣舊録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别定爲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説於其後蓋古今同異之説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小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名家者不應繆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
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
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此說
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詐楚絶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時
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喩故善鳥香草以
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虙
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
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
靈脩美人者得之盖即詩所謂比也若虙妃佚女則
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
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一說皆誤
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時官爲
他國之人遊官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
況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爲尊稱後
遂因之補註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
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說援据甚廣以

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為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茝夫唯捷徑以窘步据字書惟从心者思也維從糸者繫也皆語辭也唯从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倣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故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為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為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努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為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皁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

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為未合也黄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吴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黄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黄在秋則紫而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黄魯直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為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蘭而花有兩種如黄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桀一作乗駝一作馳憑一作凴又作馮草一作艸又作卉予一作余道一作導此類錯舉一二以見之不能

蓋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
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
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喻至尊
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爲謬說
謇難於言也謇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
舍晝夜謂暁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

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以婦
悦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悦女之號也
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爲神明遠見釋
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
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
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
諑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彖耳
洪氏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

者杜道以從時論楊雄作反離騷言恐重華之不纍
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
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
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
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
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
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爲除去恥辱誅讓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
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
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
志亦深可憐云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之
義亦然

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
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爲縣縣北有原故
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此

騷經女嬃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心嬋
媛而傷懷（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王注云心覺自傷痛惻也）文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
語錄也

補註曰文類晉屈原之意蓋欲其爲華武之愚而不欲其
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爲上官靳尚以徇懷王之

意也而說者謂其詈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
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
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騷經乃有啓九
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
書然据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顔以不敢斥屈子之非
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爲補注正當
据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
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失益以甚矣然
爲山海經者本據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語蓋又得
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言今書者皆
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當於天問
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開其說尤謬王逸於
下文文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
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
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脩繩墨而解作
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
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爲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
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款帝閽歷訪神妃及使鸞鳳

飛騰鴆鳩為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
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為寓
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為之說反害文
義至於縣圃閶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
信今皆略存梗槩不復盡載而詳說也

王逸以靈瑣為楚王省閤非文義也

注以羲和為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
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
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
天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
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恥其謬誤遂
乃增飾傅會必欲使之與經為一而後已其言無理
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
者為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為說蔽惑至此甚可
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為之擁護服
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
曲為之說以月為清白之臣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
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侯皆
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為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
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為小人之象
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閽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据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為平聲九章遠遊為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王逸說徃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君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据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此遊春宮處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矛楯至此

虙妃一作宓妃說文虙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虙與伏同虙犧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密非是補注引顔之推說云宓字本从虍虙子賤即伏犧之後而其 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虙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并轉爲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虙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脩爲伏犧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据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爲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為賴則理固
有賴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絶遠之地也
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絶遠如此又言求
佚女為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鴆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具文可見註於他說亦欲援
此為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日知晏則鴆乃
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為讒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
使之是以屈原為眞嘗使鴆媒簡狄而為所賣也其
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詒舊以為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補

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為己用鴆鳩而彼使鳳皇
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嚳諸國
之賢君亦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為博求衆賢非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
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
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阤無有已時猶擇良之言
盍来來除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為說則
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女亦然至說
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是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

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
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幽昧
眩曜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爲答靈氛者亦非是
楚人以重午揷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補注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原
則不可茲以爲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
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
之義二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
太過也
皇剡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陞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繆説

傳説太公寗戚皆巫咸語補注以爲原語非也
鶗鴂顔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鶪一
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
時鶪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鴂鶪音亦
相近疑服陸二説是
莫好脩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
脩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
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
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
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盖其所感益以

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横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還史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

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也

索藑茅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爲比類非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為比故其疎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為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為陽數者尤為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者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為玉名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獨以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為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為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云姣服義猶何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患其不留也耶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言耳

若英若郎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君為杜若則不
成文理矣
帝服注為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猋說文從三犬而釋為群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猋風涌
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蓋別一字也此類皆當從三
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為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以
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為此以自傷補注
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
中君舊說以為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
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為

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指曲生碎義以亂本
文之正意且其曰君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為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為屈原則太迫
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賢臣則又失其章
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為女鬚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字偶同
耳以思君為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知其寄意於湘
君則使此一篇之意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為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題意補
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則尤乖於文義
也

石瀨飛龍一章説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忠則相怨義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又云臣忠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閒此原陳已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共爲治而後以讒言見棄此乃得其本意而亦失其詞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説者之謬爲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脉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爲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君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爲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爲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辨舊説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説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爲喻人主當制生殺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注又以此爲屈原託神之辭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沖天而愈思愁人爲抗志高遠而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已而不顧意則是而

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衆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如何但
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隅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爲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疑所引
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顧懷則其義有
不通矣又必強爲之說以爲思其故居夫日之運行
初無停息豈有故居之可思哉此旣明爲謬說而推
言之者又以爲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其穿鑿愈
甚矣又解聲色娛人爲言君有明德百姓皆注其耳
目亦衍說且必若此則其下文絙瑟交鼓之云者又
誰爲主而見其來之蔽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爲主祭迎日之人低回顧懷而
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如此耳絙瑟交鼓靈
保賢姱卽其事也或疑但爲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
朱丞相秀水錄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
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言其煇赫
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矣聊記其說以廣異
聞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醹斗耇爲韻卷
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
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其鑿如
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喻賢人之不得其所也
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為失其所
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為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
義皆無所當眞衍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閩
音正為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為公子椒者
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甞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
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据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噓吸之動

者為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
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
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雄與凌叶令閩人有謂雄為形者正古之遺聲也

楚辭辯證上

楚辭辯證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
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
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兎在月中則顧菟但為兎之名號耳而
上官洪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為瞻顧之義
而非兎名又莊辛曰見菟而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
其取義又異蓋不可曉且兎與菟同是一字見於說
文而其形聲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鯀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鯀也若堯舜時則無此入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寘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牴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抵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父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里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支祁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亢爲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爲己所親見而習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而且譏也御者今意以有意於欺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

胃尤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
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不與招魂相表裏
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爲證耳而柳子不深考乃
引莊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其說則說失其本指而
又使雄虺一句爲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能知柳
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乃直以莊
周寓言不足信者詆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不
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
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之而況其有深於
是者耶

雄虺儵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
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
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晚居霅川嘗得其
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中
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
殼者人甚苦之因爲木卵著藪中蛇不知而吞之遂
絞而裂云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彈十日補注引山
海經注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

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為妖恠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潜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爲十日並出之説注者既知其誤又爲此説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恠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王逸以益失位爲離蠥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爲離蠥文義粗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説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啓卒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爲啓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隂謀爲啓之蠥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然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啓棘賔商四字本是啓夢賔天而世傳兩本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盖作山海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賔嬪相似遂誤以賔爲嬪而造爲啓上三嬪于天之説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賔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毀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宫商爲説洪則既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又据王本而解爲急於賔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爲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之恠妄爲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爲尤疎洪則兼承二

誤而又兩失之且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一字之誤其爲紕漏又益甚矣獨柳子賀嬪之對以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抵古書之注類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諍慮徐以求之則解后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援据僅得一說而遽執之便以爲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眞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邪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腷剥母背而生補又引干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從右胳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爲訂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又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爲啓母化石事也

該秉季德王逸以爲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契善之以契爲湯父固謬抑又以爲即左傳所云少皡氏之子該爲蓐收者亦與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以爲啓者近之疑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乃似謂啓爲有扈所弊而牧夫牛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康

嘗爲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有扈羿浞事或相混并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所據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亦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適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衣裳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敎武三章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刋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嫪低佪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爲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

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瞀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胷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為作字使兩章文意不明中間善惡字誤為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今已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為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文理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為毒藥補注又引瞑眩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強為之說豈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強穿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別本又何自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穫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解作空穗則其語久矣穫一作䕶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巳按鄭注儀禮釋用巳日為自變改作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逸訓匹為雙補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久矣但下句云伯樂既沒驥馬程兮於韻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并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逞成生為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國語楚教太子以詩為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為據而不之信然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据史記楚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為秦所欺卒以客死今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其國故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之為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寤而求之即得傳說遂以為相若使夢賚之夕應時即生則自繦緥之間以及強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又歷相位以待亂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既得此夢即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竊怪之而不敢答今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已有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説則豈亦以是爲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陋而見事獨遲爲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

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西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

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營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為魂能運動

則其為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為以
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之文意且若如此則是捋
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
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
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
而不自知也其如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
則皆以載為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魄為光尤為乖
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為朏則
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
照以為未望則魄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
望則明為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為終

魂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
蘇氏王氏之云為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
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為之
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況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
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為辯之以為
覽者能因是以鱐鹵音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詞
乃又借以為死之義稱也莊子作登假蓋亦此例但
此篇注者遂解為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為格
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楊雄酒賦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為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為殷古韻通也

九辯

悲愁舊說取譬煩雜皆是本意

有義一人注指懐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為解即當作繹補訓抽絲乃說為繹字耳又疑或是懌字喜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訾為是但下句兩之上字複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為韻

朱雀雀一作縈非是蓋下與蒼龍為對皆為飛行之物不當作縈王注亦自作雀不知洪本何以作縈也茇茇音旆蓋言朱雀飛揚其翼茇茇然也今一作芙音於表反乃隨縈字誤解耳

輕輬輬一作輕非是輕字義證甚明輊乃車之行貌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
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陜間風俗道路
勞苦之餘則皆為此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
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
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於
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為是文具而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曰若後之
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人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誕妄無可
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人祭
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
類則或往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
白晝羣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恠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榭說文乃
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不同
以春秋宣榭火考之則榭有屋明矣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却
不叶此不知楓有孚金南有尼金可韻而誤以楓為
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
讀前亦多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為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

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顔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説顔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顔説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乃有登降當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顔説而無疑也顔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棐為匪尤為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已見者相去遠矣

晁録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襃為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録續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楊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黄鵠之一擧兮見山川之紆曲再擧兮睹天地之負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

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　本朝王介父之山谷建業黄魯直之毀璧隕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為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况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楚辭辯證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